

原来我也是月亮

■马庆民

夏天,每到傍晚时分,街边小饭馆门口的露天空地上变得异常热闹。

结束了一天辛苦工作的人们,或独自一人,或三三两两,悠然自得地坐在一方简陋的小桌子边儿——喝着酒,吃着菜,聊着天,惬意地等着一轮圆月慢慢爬上头顶。

这个场景,常构成我脑海里一幅生动的画面:月光之下,饭菜正香,一方小院,一家三口,其乐融融……

儿时生活在北方乡下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围起来的小院子。初夏时,庄稼人农忙,早、中饭都是凑合吃,唯独晚饭,只要不下雨,通常都在院子里吃,丰盛且有仪式感。

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很老的榆树和一棵高大的梧桐;挨着围墙是一片小菜地,种着大葱,韭菜,辣椒,还有一架黄瓜;墙角还有桃树、梨树、枣树等。初夏时节,榆钱已经落光,梧桐喇叭似的花也早就谢了,但他们却擎起了亭亭如盖的绿,也撑起了满园子的生机。风一吹,叶子簌簌而响,伴着鸟鸣蛙声蝉鸣,断断续续发出的声音……小院儿,俨然是世外桃源般的吃饭环境。

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,母亲风风火火地从地里赶回家,开始烧火做饭。等着饭熟的工夫,母亲会把桌子搬到灶台旁边,撑起,然后择菜、洗菜、切菜……

饭菜上桌时,月亮已悄悄爬上树梢,

这时候父亲该回家了,他手里常常抱着几个自家地里生长的西瓜、甜瓜,一到家就放进网兜,浸到院子中的水井里。父亲是个大忙人,每天踏着月光出门,披着月光回家,他是月光下留下影子最多的人。

那会的月亮总是特别圆、特别亮,一家人就常在幽幽的白月光下,慢慢地吃着、喝着、聊着。因为晚饭后不用去干活,父亲不再那么匆匆忙忙,他一边悠闲地向我讲述着过往,一边慢悠悠地享受着可口的饭菜……月亮从这棵树攀上另外一棵树,仿佛沉醉于父亲的故事,不肯离开小院。

饭吃得差不多时,水井里的瓜也浸凉了。母亲拎上来,切开,红瓤黑籽,水汪汪的,甜着呢!那会儿日子虽平淡不惊,却温暖而踏实,如西瓜般甜润。

直到有一天,踏着月光出门的父亲,再也没回来。我开始讨厌起月亮。我常常在心里想,如果那夜没有月光,父亲或许就不会执意出去跑车,也就不会出现意外……

留在月光里的父亲,没有带走母亲的坚强,反而让母亲更加勇敢,于是,她成了月光下最忙碌的人。只有在小院吃饭时,母亲才会慢下来,然后对着天空发会儿呆,有几次我傻乎乎地问母亲:“娘,你是在想爹吗?”母亲回答说:“不,我在等月亮。”

后来,我参军去了远方,母亲成了小

院里唯一的身影。每个夏天,母亲都会向我分享小院的一草一木、月光下的一蔬一饭。虽然我变成了城里人,但总也忘不了在院子里吃饭的快乐和陪伴过我的月光。

去年夏天,和两个同事出差,开车返程时,刚好经过老家。我在高速上说了句从下一个路口下去,到我家只有几十公里。谁知,同事竟果断地在前方出口拐下了高速,他的意思是反正赶回去也后半夜了,不如去家里拐个弯,看看母亲,一起吃个饭。

我有些过意不去,一再说乡下条件差,提议在城里吃饭,但两个朋友都执意到家吃。

到家已是傍晚,母亲又惊又喜,得知我们还没吃饭,立即在院子里忙了起来,摘辣椒,拽黄瓜,拔青菜,割韭菜……现做几个小菜,然后,就在院子里撑起桌子。

那夜,月亮正圆,月光如水,饭菜正香……倏忽间发现,这场景熟悉却又久违,只是,母亲不知何时竟被月光染白了所有的发。我莫名感伤起来,拉起母亲的手动情地说:“娘,对不起,已经好多年没陪你在院子里吃饭等月亮了。”

母亲没有说话,转头看向我,眼里闪烁着光与我的影子。

那时,我突然间懂得:原来,我也是月亮。

百姓茶坊

烟火人间

喝碗老豆腐

■白世国



民族路有家老豆腐店,我隔不久就去一次。

这个店铺不大,装修也简陋。操作间临街,便于照顾店内外顾客。有个不锈钢的桶子盛白嫩的豆腐脑,一口大铁锅熬卤汁。案头有几摞大碗,还有冬菜、麻酱汁、蒜泥、香菜、辣椒油等调味品。旁边的塑料箱子里有温热的烧饼,盆里有熟鸡蛋。如果想吃果子,去街对面“老味油条”买了带过来。店外也放了几张桌子,屋里坐不开,大家就在外面喝。走了一拨再来一拨,太阳升高了,顾客就稀疏了。

马掌柜夫妇六十来岁年纪,干净利落,神情淡然,话语不急不缓。如果客人特别多,他家儿子,一个沉静少言的青年也帮着打理生意。

就是这么一家小店,平常得让路人不会多加注意,但有让人喝了一碗就难以忘怀的能力。吃上半勺热乎乎的老豆腐,嘴里瞬间溢出软、滑、香、嫩,还有一点辣的味道,五脏六腑格外舒坦。碗里泡个烧饼或者加个鸡蛋,平淡的日子在这寻常的早餐中活色生香。

马家老豆腐店开了许多年,当年喝老豆腐的孩童已经长大。

今天早晨的风有些大,我来的时候店内外都坐满了人,就端着老豆腐去后屋,这里是库房,有一张圆桌。墙根堆着一袋袋的黄豆,一直码到屋顶。他家的豆腐、豆浆都是自己磨的,真材实料。

平时,我喜欢坐店外喝老豆腐,边喝着看相邻羊肉店怎么剔骨头;看马路对面的沙师傅把一张张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大饼晾在架子上;看油条店掌柜变魔术般把面团炸成一根根外焦内嫩的油条……看形形色色的人从街上经过,大家各有前程,各有心事。

来这儿喝老豆腐的大都是附近的老家旧户,大家都熟识,见了面热情地打招呼,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拉家常。

附近居民有习武之风,我常能遇到武林界的朋友。热情豪爽的马师傅豪爽仗义,常打了老豆腐回家喝,每次看到我都关心地问一声:“够了不?我再给要一碗。”李师傅骑三轮车驮着老伴来,他面容和蔼,沉稳大气。

闲暇了,来民族路喝碗马家老豆腐吧,这里有让我们欢喜的烟火气、市井气,有温度、有色彩、有气味、有触感。一碗老豆腐,是清晨金黄的阳光。喝了它,普通却是唯一的一天开始了。

夏日蒲扇凉

■王烈权

搬家的时候,角落里躺着一把破旧的蒲叶扇,轻轻一扬,这把上了“年纪”的蒲叶扇带着灰空气息的轻风将我拉回到了岁月深处的夏夜。

小时候,家里唯一的一把蒲叶扇,成了奶奶点火炉、纳凉和驱蚊的神器。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扇子也是一样,总少不了奶奶戴着老花眼镜,用布条给破旧的老蒲叶扇圆边、补洞。

入夜,全家人忙活起来:往院子里的水泥坪洒水、搬凳子、摇椅、竹床……夏蝉还在有气无力地鸣叫。

天气的炎热,蟋蟀躲在草丛低声吟唱,与稻田里的青蛙在争相参加乡



生活手记

村办的音乐大赛。月亮偷偷地升起了,警醒了无名的鸟儿。这时候,疼爱我们的奶奶,经常会做好一大碗凉粉,伴随甘甜、清冽的井水,稍微带走一丝夏日的暑气。

奶奶带着我在竹床上纳凉,一边看着繁星满天,一边跟我讲忠义关老爷的故事。奶奶侧卧在竹床边,左手支着脑袋,右手拿着蒲叶扇,轻轻地为我扇风,不时驱赶那恼人的蚊子。微微的凉风不足以驱赶夏日的炎热,空气依然弥漫着暑气。空气是热的,地是热的,竹床也是热热的,汗水流到竹床上黏糊糊的。

劳累了一天的奶奶,微闭双眼,扇着扇着,风越来越小,蒲叶扇从奶奶的手里滑落。我迷迷糊糊地向奶奶说道:“奶奶,我好热,睡不着。”奶奶一惊重新拾起扇子,轻轻地拍着我的背,哼起了童谣:“月光光,秀才郎,骑白马,过莲塘,莲塘背,割韭菜,韭菜花,结亲家……”

我好奇地问道:“奶奶,谁是秀才郎啊?”

奶奶回答道:“秀才郎是会读书的,读了书就考状元,光宗耀祖。”

“奶奶,奶奶,我以后长大了也要考状元!”我满口回答。

奶奶高兴地笑成了弥勒佛。我就在奶奶的阵阵凉风中入睡,悄然长大。

花开诗旅

风吹来

■姚凤霞

吹过童年的风

也吹着人到中年的我

深深浅浅的新绿

遮掩着日渐消瘦的村庄

老屋依然健在

麦香饱满

似有若无的笑声里

却再也寻不到

曾追蝶逐浪的少年

一座老木桥

伴一曲乡路晚唱

归巢的小麻雀

一次次回头,提醒我

别忘了回家的路

【燕子赞】

不念名门不恋花,一生除害壮中华。巧言伶俐多雄率,钢翅高歌走海霞。烈日风云从未惧,独居平野旧寒家。善缘做了千千件,赢得万民共口夸!

——刘金生

【荷塘】

半夏的景致最富诗情画意。池塘里荷叶田田,荷花摇曳。特别是阵雨过后的荷塘,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。荷叶碧绿圆展,微风吹过,雨滴如珍珠般在上面滚动,粉红或雪白的荷花娇艳欲滴,如清新脱俗的女子,亭亭玉立,婉如清扬。

——高英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夜阑听雨】

夜阑人静,窗外的灯,一盏一盏熄了。我在若有若无的盼望中浅睡微眠,忽听得风声敲窗,惊醒了浅梦。起身,临窗伫立,突然,闪电劈开墨色的黑夜。微凉的风,破窗而入,肌肤顿时有了一种久违的舒爽。雷声也远远传来,渐进,炸响。雨的脚步随即跟来,踉踉跄跄。瞬间,又站稳了脚跟,拼尽全力,演绎着一场惊人的倾泻与冲撞。

——马亚伟